



地毯艺术

走进伊朗，给人的感觉除了浓厚的宗教氛围外，便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气息。德黑兰的宫殿、博物馆很多，地毯博物馆最能代表波斯文化的悠久历史。

波斯地毯（挂毯）举世闻名，地毯博物馆的外型是一架织毯用的工具车模型，馆内两层展厅，珍藏着十三世纪以来几百年的地毯、挂毯。这些地毯（挂毯）有的是流传到国外后又通过外交等渠道追赎回来的。地毯编织的年代、编织者的姓名、地点及规格都有详细的记载。

走过博物馆安检门，我立刻被大厅墙壁上的两块挂毯强烈地吸引住了，举起相机就拍了两张。这时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不要用闪光灯拍摄，我为自己不注意爱护文物的行为表示了歉意。

地毯与绘画一样，反映的都是民族文化及民间艺术。地毯制造与使用，不论是东方与西方都达到惊人的一致。从古代东方到埃及到西方，由于地域不同，地毯的纺织工艺也不同。地毯能把各国传统文

伊朗散记

□周红

化、民间艺术浓缩进去编织进去。

聪明智慧的波斯人将地毯的原料选择、颜色调配和图案设计别具匠心地处理在一起，使实用的地毯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美的熏陶，真是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波斯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波斯地毯的图案有宗教题材、历史故事、自然风景等多种形式。细致地刻画了人物、动物、花木、树木、大自然风光、几何图案等，这些创造都来源于波斯人对自然风光日积月累的观察和对教义、历史的深刻理解。

宗教题材为画面的挂毯《通向真主的门》，以石蓝、黄色调为主，以细线编织。画面是清真寺的拱形门，内有一座圣山，波斯人把山视为伟大的宗教象征。上方是蓝天白云，山上茂密的树林，山下流动清澈的河水，是令人向往的美好境地。“门”的四边点缀着玫瑰、荷花以及阿拉伯花草，有着浓郁的伊斯兰氛围。

历史故事的挂毯，反映的是古代波斯王朝的法庭。国王、大臣、法官、仕女表现得姿态各异，形神兼备；法庭内物品的摆放与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静、动完美结合，给人的视觉产生强烈冲击。令人叫绝的

是边框将古代人们狩猎的景象用多方连续对称连缀而成,猎者策马追逐林中各种猎物,胡弓满张,利箭欲射;树木、花草有序地布置在画面。

自然风景类的地毯,画面自由活泼,边框巧妙地把森林中各种动物、植物及古代波斯人头像连续在一起。画面居中的树枝婀娜多姿,树枝上的片片绿叶点缀着艳丽的果实,树枝间小鸟或飞翔或停落或鸣唱,林间树下禽鸟追逐嬉戏,小溪里鱼儿畅游。还有幅挂毯画面反映的是古代波斯人祥和安逸的生活,一家人骑马狩猎时的情景,人们策马驰骋,动物闻风而逃。地毯图纹吉祥,颜色艳而不俗,自然和谐。

花木、树木类的地毯,边框采用多边连续手法,将多种花卉连缀起来,长方形的主画面突出反映了伊朗高原的物产和风情,有高大的柏树,有高大的棕榈树,树叶遒劲,造型对称,花间栖有各种珍禽。地毯构图端庄完整,色彩浓淡相宜,风格典雅高贵。

几何图案地毯比较多见,多方连续作边框,将花卉、鸟类等变形或抽象的几何图形,以各种颜色而织成的主画面,不经讲解是看不出来的,整个画面构图错落有致,色彩艳丽,立体感极强。虽是几百年前的作品,却极具印象派和抽象派的风格。

在一块田园风光的地毯前,讲解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画中有四季,谁能看得出。我驻足仔细欣赏:颜色精美,房子、人物、劳动工具、自然风光都刻画得巧夺天工,生动地反映古代波斯人民忙碌的劳动场面和丰收的喜悦景象。我用英语说出了春、夏、秋、冬,负责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每块地毯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从这里更深切地体会了世界上广泛流传的一句话:“拥有一块波斯地毯,就是拥有了一座波斯花园。”

宫殿与墓地

波斯帝国已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十八世纪卡扎尔王朝将德黑兰选为首都还不到三百年。古勒斯坦宫——卡扎尔王朝的王宫,是德黑兰市最古老的建筑。这座宫殿外观雄伟,高大的拱形门、拱形窗凹凸有致,宫的外墙、宫的门窗四周镶嵌着具有波斯特色的蓝、绿、黄、白彩釉陶制马赛克,花纹图案对称有序,具有典型的波斯建筑风格,是伊朗建筑文化的瑰宝。目前,伊朗人类文化博物馆也在这个建筑之中。

宫廷花园犹如一片宁静的绿洲,人工湖里有白天鹅在悠闲地游荡。1873年,卡扎尔王朝第四位国王瑙锡如丁·肖从欧洲之行获得启发,把王宫的一层改成了一座博物馆,并用玻璃镜子装饰镶嵌。步入展厅内,置身于上下前后左右都是镜子的空间,我被包围在一片纯白的玻璃光辉之中。在阳光照射下,人仿佛进入了虚幻的世界,那感觉真是奇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人礼萨汗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白色宫殿、绿色宫殿是巴列维王朝的两座宫殿,都建在德黑兰市北部的山角下,那里的环境幽雅,绿树茂密,气温凉爽,空气清新,是德黑兰的“风水宝地”。

白色宫殿内部装饰的豪华令我瞠目。一入门的礼仪大厅有一块两百多平方米价值连城的巨幅地毯,这块地毯具有几百年历史,参观者只能从地毯的四周欣赏。门两侧的礼品柜陈列着世界各国赠送给国王的众多礼品。一楼是国王的办公室、会客室。二楼是餐厅、卧室。从餐厅的餐具到卧室里的家居用品,大多都是欧洲的王室贵族等级。这些物品从造型、工艺到色彩,件件都是设计独特、做工精美、质量考究的经典之作。卧室的床头下有一只虎的标本,尽显王权至高无上的尊严。王宫内吊灯的造型、风格都各不相同,它们生产于不同的国家,把整个王宫照耀得无比富丽辉煌。

毗邻的绿色宫殿,是巴列维王朝的夏宫。宫殿前是石铺小路,两侧是繁花及名树,正门前有一座美妙的喷泉。宫殿的外墙由暖色调的天然大理石罩面,远观像一座用琥珀打造的天宫。宫殿内是洁白晶莹的大理石地面,人们参观时要把鞋脱在外面,可见大理石的名贵。这里除了世界各国赠送的礼品风格与白色宫殿不同的欧式家居用品外,室内的装饰更是奢华。卫生间从地面到洁具,全是泛着莹莹绿色的玉石制品:客厅、卧室的墙壁似银质浮雕,以金质的线条把墙面隔断成一幅幅图案不同、景色各异的画面,金银交相辉映,放射出璀璨的光华。宽阔的窗前垂落着质地柔滑的精美窗帘;宽大的白色房门嵌着闪闪夺目的黄金与贝壳拼成的花饰图案;地上仍少不了名贵的波斯地毯,等等,任谁也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绘出绿宫的富丽、辉煌和奢华。

巴列维国王因奢侈而遭民怨,因引进西方的开放和民主而导致社会的动荡,最终回天无力,巴列维王朝灭亡了。

1979年流亡国外的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

返回国内,领导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年十二月,全民投票通过新的宪法,以什叶派教义为立国准则。国家政权规定国家一切法律、法规必须依据伊斯兰教的准则。妇女们又重新穿上了宽大的黑袍,戴上了黑头巾。黑色再度成为伊朗妇女衣着服饰的流行颜色。

夜幕下,在通往宗教圣地库姆的高速公路旁,一片灯火走进我的视线,那就是霍梅尼墓。墓的主体是高大的穹型圆顶,金色灯光照耀下展示出神圣庄严,霍梅尼的灵柩就安放在下面。墓的外墙镶嵌着波斯彩釉青金石蓝花纹马赛克。耀眼的拱顶门廊上方耸立着一座灯塔,塔的顶部是镂金花篮式火炬,在黑暗的夜空中彻夜长明。

霍梅尼墓是德黑兰市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穆斯林们聚会的地方。正门前有一座巨大喷泉,穆斯林在进入大厅时须先沐浴。男女分走不同的门,须脱下鞋子;参观者不能带摄影器材,经过安全检查方准入内。

一百多米长的祷告大厅,灯光明亮,四周没有刻意的装饰,厅内异常安静肃穆。地面是洁白光滑的天然大理石,再下二级台阶,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地毯间留有过道。沿着过道走过去,左边是用铁网围起的霍梅尼灵柩,摆放着他和他儿子的照片。灵柩旁有一个透明的箱子,人们通过投币口捐款,用来资助办学等社会福利事业。以数百计的穆斯林们匍匐在地,虔诚可知,诚意感人,朝着霍梅尼的灵柩、朝着麦加城的方向祷告。

霍梅尼墓的广场有许多人露宿风餐,他们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为的是他们心中的神圣信仰,完成他们的神圣心愿。

我望着光彩熠熠的圆顶,暗自思忖:那是山,是伊朗穆斯林们的伟大宗教象征;那高于一切的灯塔是宣礼塔,是真主引领着虔诚的信徒们走向他的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静静的里海

里海位于德黑兰市北部两百多公里。清晨从德黑兰出发,走城间高速公路,经过德黑兰省的第二大城市卡拉季,便驶上了通往里海的公路。走几十公里,穿过几个长达两千多米的隧道,便感觉到一丝凉爽。举目望去,近处绿树掩映,青山叠翠;远方峰峦起伏,雪

峰皑皑;眼前出现了一条林间小溪,蜿蜒流向远方。在柔和的晨曦中,我们进入了厄尔布尔斯山脉,山路修得很平坦,并不觉得颠簸,山坡的几处弯道上,设有防护栅栏,让人觉得很安全。据介绍这里是冬天滑雪、夏天滑草的好去处。不觉间呼吸渐渐有些困难,原来我们已经攀上五千六百米的最高峰德马万德山了。

终于到了世界最大的内陆湖——里海。里海这个有着丰富资源的富庶地域呈现在我的眼前。蔚蓝的天空,蔚蓝的海洋,海岸边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林与干燥的德黑兰形成鲜明的对比。

恰如斯度假地建有一座现代化的宾馆,从宾馆的大厅透过玻璃窗可以欣赏里海的风光,宾馆的绿地上建有漂亮的凉亭,走在绿色的草地上,坐在凉亭里,望着蓝色的海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走下了高原,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灿烂的阳光,我有些乐不思蜀了。

前来海边休闲度假的伊朗人开着私家的车,带着淡水,陆续地到来了。我走向海滩,向远方眺望,顿感心旷神怡。宽阔的海面,没有岛屿与礁石,波澜不惊,海天一色。

夏日里,海对面的阿塞拜疆、哈萨克、亚美尼亚,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泳装,在沐浴阳光,遨游大海,享受大自然赋予人间的美好景色?然而,伊朗的里海边却静静的,黑色是海边一道独特的风景,身穿黑袍的女人们无缘到大海里去,静静地坐在风景如画的海滩上,看自己的家人在海里嬉戏。男人们虽然下海游泳,但他们穿的也很保守,泳装是半长的短裤。

“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我爱大海,在这异域的国土上感受世界最大的内陆湖是终身难忘的。我没有学伊朗妇女望洋兴叹,而是把裤腿挽起一些,把鞋放在干爽的海滩上,走进里海,赤足踏浪。海水的温度适宜,透过双脚,流向心里。海浪打湿我的裤腿,可是不能再往上挽了,我不想再因为着装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会儿,我走上岸,穿好鞋、放下裤腿,坐在暖洋洋的海滩上,与伊朗妇女一起看海,看男人、男孩们自由自在的在海水里的快乐;几位男人在沙滩上翻着跟斗,然后冲进大海。

这时,一位伊朗妇女,穿着黑袍,手牵着自己的女儿缓缓地走入海中,目光久久地望着海的远方,任海水浸透两人的黑袍……

[责任编辑 田永元]